

拜火教在香港

何志平

大家都知道，香港是一個很包容及多元的社會。我們有不同的族裔，因此有不同的宗教，最普遍來說，我們有六大宗教，分別是佛教、道教、天主教、基督教、伊斯蘭教及孔教。但原來還有一種宗教，曾經在香港起了很大的影響，可是現在說起來，卻幾乎沒有人認識它。

這個神秘的宗教是瑣羅亞斯德教 (Zoroastrian)，又稱拜火教，起源於波斯，曾經受到重視，一度十分興旺。後來，伊斯蘭教入侵，為保香火，教徒逃亡至印度孟買定居下來。時人稱他們為巴斯人 (Parsee)。現在，孟買是全世界巴斯人聚居總部，人口大約十二萬。

在香港跑馬地，有一個拜火教的墳場，澳門也有。巴斯人在港的人數不足二百人，但竟然可向政府取得土地，作為墓園，可見其勢力與影響力自非尋常。

香港拜火教徒

有一個拜火教徒，大家一定聽過他的名字，麼地，因為尖沙咀有一條麼地道。麼地 (Sir Hormusjee Nowrojee Mody) 十九歲來了香港，做過很多行業，而每一個行業都做得很成功。麼地與當年的港督盧押很熟落，亦與港督夫人往來甚密。港督夫人想成立香港大學，麼地二話不說，便捐了十五萬元出來，加上其他人的捐款，香港大學終於成立了。二零零二年的時候，港大為了紀念麼地，更在大學豎立了他的銅像。除香港大學之外，九龍木球會亦是麼地創建的，在一九零八年由麼地奠基，並由盧押爵士主持開幕。而尖沙咀一帶的發展，亦可說是由麼地發的。他獨具慧眼，當大家都在發展香港島時，他便預視了九龍一帶的發展潛力，所以，他在尖沙咀買了很多地，麼地道及麼地廣場一帶都是他的投資。更重要的，香港的股票市場，是麼地激活的。另外，填海發展香港亦是他與遮打 (Sir Catchick Paul Chater) 一起發展的，在他們的游說與努力下，促成了一八九零至一九零四年干諾道的填海工程。麼地與遮打是一對好朋友，年輕時在銀行任文員時互相認識，之後一拍即合，共創天下，一時無兩。

另一個大家都聽過的拜火教徒是律敦治 (Jehangir Ruttonjee)，因為灣仔有一間律敦治醫院。香港第一間的啤酒廠，亦是律敦治創立的，後來賣了給生力啤。由於巴斯人擅長經營，一八六一年香港總商會成立，巴

斯人是創會委員；一八六四年新成立的香港滙豐銀行委員會中，十三位委員裏有三位是巴斯人。一八六零年代，香港七十三家商行中，十七家是巴斯人的，他們主要經營絲綢、香料、珠寶、棉紗、地產和船務等生意。曾經有一家很出名的洋行叫「巴倫治洋行」（Messrs. Cawasjee Pallanjee & Co.），在其盛極一時的時候曾有這樣的說法：「巴倫治洋行怎麼說，香港就怎麼做」。

「大耳窿」與「摩羅」

香港人稱高利貸者為「大耳窿」，其實亦與巴斯人有關。由於他們天生有經商致富的能力，因此積累很多財富，有的更從事放貸事業。巴斯人多都戴耳環，重重的垂下來，耳窿愈墮愈大。於是，便被稱為「大耳窿」。久而久之，所有高利貸者都稱為「大耳窿」。據我所知，現在巴斯人已不再從事放貸事業了，很多都以經商為主，亦進行很多慈善事業，對社會貢獻良多。

巴斯人又稱為「摩羅」，據說印度白銀盧比上有摩羅字，狀似芽菜，只要到跑馬地或者到澳門的巴斯墓園裏，看一看石墓上的文字，便可以領會到。十八世紀時，持這種摩羅銀幣前來經商的，便是印度人，而這批印度人中，相當多是巴斯人，他們便稱「摩羅」。又因為巴斯人頭裹白布，所以又被稱為「白頭摩羅」。澳門巴斯墓旁的那一條馬路，索性叫做「白頭馬路」。

其實，作家張愛玲也提及過香港的巴斯人，在《張看》自序一文中，張愛玲寫她剛進港大時的生活，有個巴斯人請炎櫻看電影，炎櫻為免尷尬，把張愛玲也叫上了，張寫了些這位巴斯人在香港的窘態。文章所描寫的時候，相信已過了巴斯人在香港的「黃金時段」，隨着局勢轉移，西方新興市場的出現，以及香港和華南一帶新競爭對手出現，巴斯人逐漸離開粵港一帶，到其他市場去。留下來的，有的則在慘澹經營中。像張愛玲提及的那一位巴斯人，便是屬於這一種，雖然他「從前生意做得很大」，但是現在所帶的錢只夠他買「兩張戲票」。

巴斯人富生意頭腦，眼光敏銳，善於變通。從其民族史上，我們可以見到他們經歷過迫害、遷移，選擇伙伴、來華經商等，沒有一定的靈活變通，是不能從這麼惡劣的環境中生存下來的。但是，對於宗教，他們是很執着的，即使環境大大的不同，但他們也會盡量做到宗教的要求。從香港及澳門的巴斯墓園中，我們可見到這一點，或者有機會，可以跟大家談談。